



藏红藏青

赵启强 著

藏红藏青

贵族少女的命运救赎
西藏世情的深度纪录

河南文艺出版社

The image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Tibetan calligraphic design in a dark brown color. The design is composed of several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okes, with some elements resembling traditional Tibetan script characters. The overall shape is somewhat rectangular, with a central vertical line and various horizontal bars and curves extending from it. The style is modern and artistic, blending traditional Tibetan aesthetics with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赵启强 著

藏红藏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红藏青/赵启强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80765-120-8

I. 藏… II. 赵… III. I247.5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5325号

藏红藏青 / 赵启强 著

出版统筹 单占生 张 明

策划编辑 杨 莉 文 欢

责任编辑 任 瑜

美术编辑 刘运来

责任校对 伊春萍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c.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承印单位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40 000

版 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65-120-8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序 章 魂牵喜马拉雅·····	1
-----------------	---

上 部 藏红藏青之红 拉萨贵族

第一章 藏“二品”庄园·····	14
第二章 钢琴和钢琴老师·····	33
第三章 一纸遗书·····	46
第四章 不速之客·····	57
第五章 阴谋与爱情·····	76
第六章 “朝圣”恶之路 ·····	90
第七章 苦难的开始·····	115
第八章 爱情的天平倾斜了·····	122
第九章 文工团·····	146
第十章 致命的高傲·····	160
第十一章 逃 离·····	177
第十二章 绝 路·····	203

下 部 藏红藏青之青 藏地平民

第十三章	热芭人家·····	212
第十四章	伸手要该得的·····	230
第十五章	生活的真相·····	237
第十六章	冈仁波钦山之旅·····	245
第十七章	拉萨的悲惨故事·····	252
第十八章	爱情死了吗? ·····	264
第十九章	用脚摘取·····	270
第二十章	“坏歌舞”·····	281
第二十一章	黑暗王国·····	291
第二十二章	从天而降的重逢·····	312
第二十三章	复活的爱情·····	328
第二十四章	一切都是假的·····	346
第二十五章	死亡和新生·····	369

序 章 魂牵喜马拉雅

这是一个神奇的与世隔绝的世界——

喜马拉雅铸成的钢筋铁骨，静如处子。她以千年不变的沉着，傲视着庸碌人世，守住了宠辱不惊、名利皆忘的境界。

雅鲁藏布江遍布的血脉，生生不息，以博大的胸怀容纳着人世间的焦躁、浮华，为人类洗刷出一块洁净的天地……

莽莽山川和明镜般的湖泊筑成一道道屏风，织成一张张面纱，将她挡着、遮着……

世人被她的神秘所倾倒，所诱惑，为一睹她的容颜而穿过一道道精美的屏风，揭开一层层俏丽的面纱。然而，还没有见到美轮美奂的她，就已经醉了、迷了……

这又是一个严酷的令人望而却步的世界——

千里荒漠和万仞冰峰造就了人类最严酷的生存状态，也造就了生命的坚韧。没有谁比这儿的人更懂得生命的艰难和短促，于是，他们摒弃世俗的幸福，把生命寄托给灵魂，寄托在来生……

正是有了这种寄托，20世纪迅猛发展的人类文明——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无论是对人性的升华，还是对人性的异化——都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丝毫影响。她仍然以千年不变的沉着守护着自己的安分和宁静……对此，有人认为这里是地球上唯一一块净土——自然的和心灵的净土。有人却以为，在这种安分中，保留下来的只是古老的野蛮和愚昧……

拉萨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西藏大贵族纳昌家豪华的庄园——草坪、园圃丛中的一座四层藏式小楼，是这个中心的中心。

纳昌庄园的奴仆们正在忙碌地打扫庄园——清扫落叶，修剪花草，在门厅口铺设地毯……

四十来岁的大管家巡视一番后，站到小楼前向众仆人训话：

“收拾完庄园，把你们自己也收拾干净。少爷今天下午回拉萨，他最见不得你们邋里邋遢的样子！”

老纳昌坐在客厅吸鼻烟。从衣着打扮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老派贵族。

大管家走来，恭恭敬敬地禀报：

“老爷，庄园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了。”

“客人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少爷只说有贵客来，还不知道是什么人……”

“你不是跟少爷去过重庆吗，他带什么人回来，你还不清楚？”

“是少爷委员会里的官员？”

老纳昌只顾吸自己的鼻烟，并不答理大管家的猜测。他不露声色地指一指旁边叠得整整齐齐的服装：

“把这套衣服收起来，这是我给你们少爷的贵客准备的见面礼！”

大管家轻手轻脚地走过去，取过那套服装展开——那是一套女式藏袍。

大管家不解地望着老爷，一脸迷惑。

雅鲁藏布江畔的大道上，天特别蓝，水特别清……

五匹快马从远处奔驰而来，一串清脆的笑声由远而近。笑声是骑在第一匹马上的少妇发出来的。

马队走近，我们看清楚了：少妇一身骑装，潇洒、洋气，她的发型是40年代汉族少妇的典型样式——烫发、发带。

少妇身后，是着西装的纳昌先生。他四十岁左右，飒爽英姿中透出贵族气派。如果不是头上的礼帽，不是马队里有一个穿藏袍的年轻奴仆，人们很难判断出他的藏族身份。在纳昌先生身后，是两匹驮着皮箱、行包的马。

追上少妇后，纳昌横过马头，让马队慢下来。俩人缓缓并肩而行。

纳昌用马鞭指指雅鲁藏布江，问少妇：

“喜欢吗？”

“喜欢的。”

“高兴吗？”

“高兴的。”

“我也高兴。华君，我没有骗你吧，我的家乡充满诱惑，它让人迷醉、疯狂。可是，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加尔各答，再穿过尼泊尔、不丹，你始终没有激动过。这一路，我好担心啊……”

“一路上，我也好担心啊，”少妇幽幽地说，“从我的家乡到你的家乡，居然要穿越好几个国家，我无法想象这块神秘的与世隔绝的土地……我担心自己被它吓住，担心不能对它产生深深的爱……”

“现在还担心吗？”

“一见到雅鲁藏布江，我就爱上了她……”

“你爱她滋养了这洁白的云、翠绿的草？”

“还爱她是生你养你的母亲河，就像你也爱生我养我的长江一样。”

纳昌冲动地一探身将华君揽到自己的马上，然后一扬鞭向前冲去。

奔驰而去的马队，撒下一串清脆的笑声……

草原上的羊群被马队所扰，停住吃草扭头相望；牧羊少年被笑声感染着，挥舞着牧羊鞭，对着马队后面呼喊起来：啊——啊——噢——

拉萨。纳昌家庄园。

众奴仆正在卸下行包，大管家走上前来扶华君下马，一个年轻的奴仆立即躬身伏在她的脚下。已经抽出脚来的华君，又跨上马去，她无法用自己的脚去踩踏一个人的脊背。

华君为难地向纳昌望去，看见他的马前也同样弓着一个脊背。

纳昌飞身下马，只是轻捷地在那脊背上点了一下。

纳昌迅速走到华君马前，将手伸给她：

“踩上去、踩上去，别刚一到就坏了这里的规矩。”

华君勉强地在纳昌的搀扶下，踩着那个脊背下马。苦笑了一下，悄悄地说：

“好吓人的规矩啊。”

“好啦，你已经走完了第一步。”纳昌满意地说。

“还有第二步吗？”华君问。

“结结实实地踩着这块土地，你就属于这块天地了。”

“我喜欢这里的天，这里的地！”华君俏皮地在草地上跺跺脚。

大管家躬身请主人进入楼内。

“第三步是去见你的爸爸？”华君轻轻地问，“我好紧张啊。”

“别紧张，只要你爱这块土地，就能得到老爷子的承认。”

老纳昌端坐在卡垫上，平静地注视着刚刚归来的儿子和他带来的女客人。

纳昌恭敬地：“爸爸，我回来了。这是华君小姐。”

老纳昌注视着，等待着儿子的下文。

华君向老纳昌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老纳昌也将一条哈达回赠给华君。

儿子又说：“华君小姐是我们蒙藏委员会的英语翻译。”

老纳昌仍不露声色地等待着。

“现在，她是您的儿媳妇。”

对话是以藏语进行的。华君不懂，只是沉静地望着父子俩。

老纳昌用目光向大管家示意，大管家立即斟上一碗青稞酒捧到华君面前：

“这是老爷敬给远方来的客人的。”

华君紧张地回顾丈夫。

纳昌目不斜视，急切地说：“接住、接住，照我教你的做。”

华君接过碗，用右手的无名指沾沾青稞酒，轻轻地向前方弹了一下，然后抿了一小口。

大管家立即过来续满。

“弹三次。”纳昌交代道。

华君每饮一口，大管家就斟一次。

纳昌又悄悄地提示：“三口一杯，一口饮干。”

华君迟疑地望着满满的一碗酒……

纳昌着急地说：“一口饮干！”

华君狠狠心，一饮而尽。

老纳昌平静地说话了：“欢迎你来拉萨。还谢谢你没有让我的儿子忘掉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他已经两年没有回拉萨了。”

华君疑惑地望着丈夫，但纳昌没有翻译，而是直接对父亲说：

“我回来了，和您的儿媳妇一起回来了。而且，我们将不再离开拉萨。”

老纳昌意外地啊了一声，那张不露声色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他仔细地看了华君一眼。

华君懂了，浅浅一笑。

“她懂藏语？”老纳昌问。

儿子赶紧回答：“不懂，当然不懂。”

老纳昌又一次打量儿媳妇，然后郑重地宣布：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纳昌家的人了。记住，纳昌家的庄园是西藏最高的庄园，它已经在这儿矗立了二百多年。你要为这个家族感到自豪，要忘掉那边的一切……”

当年轻的新媳妇迷惑地转向自己的丈夫时，纳昌先生开玩笑地用英语说：

“My father Said, Lasa is simply a paradise in comparison with Chongqing.”（“我的父亲说，拉萨与重庆比，简直是天堂。”）

老太爷一听儿子用这种神秘的语言说话，就皱皱眉说：

“还有，从今天起，要努力学习说我们的话。要不，叽里咕噜的，祖先怎么能听得懂你的祷告？”

新媳妇又是一次迷惑的询问。

“My father told me, Speak English or you as a demon disturbing Nachang's family.”（“我父亲告诉我，说英语，你会被祖先当成入侵纳昌家的妖精而驱逐出去。”）

儿媳妇忍住笑，赶紧从刚学会的几个藏语单词中挑出一个单词，一本正经地说：

“热，热^①。”

纳昌夫妇在大管家的带领下去卧室休息。

“你父亲终于笑了。”华君长长地吁了口气。

“你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得到了父亲的笑脸，可我足足等了半年，才看到你的笑容。”

华君没有说话，现出她特有的平静的浅浅的笑。

大管家打开卧室的门，请主人进去：

“少爷、夫人一路上辛苦了，请早点歇息。”

华君环视卧室——明亮的落地窗户，图案鲜艳的藏式地毯，描金的藏式低柜，席地而坐的卡垫，松软的鸭绒被褥，卧室在华贵中透出浓郁的温馨。

①热：藏语，是。

纳昌注视着妻子：“这才是真正的家——我们两人的家。喜欢吗？”

华君望着丈夫，还是她那浅浅的意味无穷的笑。

纳昌望着妻子的笑容，动情了：

“华君，你的笑容真奇特。一年前，在长江边上，就是这种浅浅的笑，把一个雅鲁藏布江的花花公子变成了多情的丈夫！”

华君淡淡的柔情中带着一丝浅浅的伤感：

“一年后，在雅鲁藏布江边上，一位贵族老爷也是这么微微一笑，就注定了——一个生长在长江边的姑娘，要在这个美丽的与世隔绝的庄园里度过一生……”

纳昌小心翼翼地补充：“幸福的、甜蜜的一生……”

“呵呵，一生的幸福、一生的甜蜜……”

纳昌将妻子拥到卡垫上坐下，拥抱着她。

华君脸上的微笑渐渐隐去，眼泪夺眶而出。

纳昌心疼地望着妻子，他理解妻子的复杂心情：

“别难过，亲爱的，我答应过你，我们每年去一次内地，去看你的山城、游你的长江。”

华君点点头。

“我知道，在这儿，你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你会感到孤独……”

华君猛地把头贴在丈夫胸前，哭得更伤心了。

纳昌抚摸着华君的头发，轻轻地说：“别哭、别哭，最多一年，我们就不是两个人了，我们会有一个让你疼、让你爱的宝贝儿子。到那时，你不仅是纳昌庄园的儿媳妇，还是西藏最大一个家族的继承人的妈妈……”

华君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丈夫，挂着泪珠的脸上又绽开了那充满魅力的笑：

“我不要男孩，我要女儿。在我们四川老家，差不多家家都有一大群小女孩，好热闹啊，我常常能听见邻居家的大人这样喊……”

“我来学、我来学，我特别熟悉这种声音。”纳昌接过华君的话，俏皮地用四川话喊起来，“五妹儿——回家吃饭啰！”

“好动听的声音啊……”华君深情地说。

“我们也生一大群女儿，也这么喊她们。”

华君笑了，学着丈夫的样子呼喊起来：“五妹儿——回家吃饭啰！”

华君的喊叫声轻轻地飘过西藏的莽莽山川，又轻轻地坠入长江……

长江边上，一个破旧的小县城。

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一户铁匠的家——一个满屋贫穷、满地零乱的家。

铁匠的妻子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家门前呼喊：

“五妹儿，回家吃饭啰！五妹儿，回家吃饭啰！”

铁匠坐在门槛上闷闷地抽着旱烟。

两岁的五妹从远处蹦蹦跳跳地跑来，她满身灰土，却一脸的灵气、一身的活泼。尽管她的衣裤上满是补丁，可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足以与任何漂亮的衣衫媲美。

看见五妹儿回来，十二三岁的大姐端出一小碗稀饭放在门外的小凳上，招呼五妹儿吃饭。

五妹儿抓起筷子在碗里捞了捞，见是红苕，哭了：

“我不吃红苕稀饭，我不吃红苕稀饭……”

铁匠看看五妹儿，又狠狠地盯了妻子一眼：

“这个家就是让这些女娃子哭穷的！再哭，连红苕稀饭都吃不上！”

妻子赶紧俯身哄五妹儿。

五妹儿不听，还是哼哼叽叽地：“我不吃红苕稀饭，我不吃红苕稀饭……”

铁匠火了，猛地站起来：

“哭，哭，再哭就把她送给有钱人，去吃山珍海味！”

五妹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铁匠妻赶紧腾出手来将五妹儿拉进屋里，哄五妹儿：

“不哭，五妹儿，不哭，妈妈不把五妹儿送给人家……”

拉萨庄园。仆人们出出进进，一片忙乱。

老纳昌已是奄奄一息。纳昌和华君围在父亲的病榻前，他们身后，是一群仆役。

老爷望着身着藏装的华君，虚弱的脸上现出复杂的表情：

“谢谢你……谢谢你把儿子给我送回来了，我可以安心地走了……”

“别这么说，爸爸，你会好起来的。”华君难过地安慰公公。

老爷艰难地摇摇头，又转向儿子：“……今年，咱们的家境可好？”

“爸爸，您好好养病，家里的事有我和华君，您别操心……”

老爷注视着儿子，一时没说出话来，但他脸上明显地挂着重重心事。

华君明白了，走上前，俯身看看公公，然后转身走到丈夫身边，轻声地说：

“我出去一下，爸爸有话单独对你讲。”

华君出去了。纳昌移到父亲身边，父子俩难过地注视着。

纳昌凑到父亲的耳边：“爸爸，那件事不怪华君。”

老爷艰难地点头：“……不怪华君……”

老爷注视着儿子，又是一阵难言的痛苦。

“爸爸，有什么话，您说吧。”

老纳昌艰难地探起身来，他的目光穿过儿子的头顶，竭尽全力地说：

“……纳昌庄园是，西藏，最大的庄园……”

“我知道的，爸爸，我知道的。”

“你已经四十岁了……”

“是的，爸爸，我已经四十了。”

“你，你，应该有一个孩子……”

那张心事重重的面孔变得僵硬起来……

半个月后，客厅里的摆设有了明显的变化，多了一些西式家具，少了一些老式贵族的沉重。

纳昌坐在父亲常坐的卡垫上，无聊地吸着鼻烟。华君坐在旁边的沙发上织毛衣，俩人默默无言。

大管家进来：“老爷，琼旺老爷和夫人要见老爷。”

“请他们进来。”

大管家为难地看看华君，并不马上离去。

“又是要求和老爷单独会见？”华君问。

大管家支支吾吾，没有回话。

纳昌看看妻子，犹豫地：“要不，就说，就说我有病，不见……”

华君站起身来，对大管家说：“马上请琼旺老爷，要热情一点！”

华君走到客厅门口时，回过头来，看看丈夫，欲言又止，只是苦涩地一笑。

华君独自坐在梳妆台前，注视着镜子里藏族装扮的自己。她默默地取下藏族贵妇人的头饰，慢慢地将发型梳理成她刚进藏时我们所见过的样式。她注视着、注视着，仍然是苦涩的笑。

纳昌兴冲冲地进来。华君看了丈夫一眼：

“看你高兴的，用我们的话形容，叫春风得意。”

“别挖苦我了，但今天，琼旺家带来的是好消息……”

“这些日子，凡是要求单独会见的，哪一个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华君，爸爸留下要我再娶的遗愿，不是因为你，而是为了这个家庭。我毕竟是这个家的独子……你得体谅他老人家的。”

“所以我让管家赶快把贵客迎进来！”

“可是，今天琼旺夫妇来，不是提亲！”

“哦？”华君很是意外。

“琼旺想将他们的一个小孙子过继给我们。他说，虽说琼旺家没落了，可毕竟还是贵族。他们还带来家谱，证明琼旺家和纳昌家族有血缘关系……”

“你高兴，是因为你将要有一个儿子？”

“不是我，是我们俩。用这种方式给纳昌家族找一个继承人，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因此你希望我高兴，为琼旺家给你带来好消息高兴？”

“我见过琼旺的小孙子，虎头虎脑，倒是挺可爱的。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给纳昌家找继承人的事，你不必问我。你知道，我对财产的事，既不懂，也不像那些要求单独会见你的人那样有兴趣。要孩子的事，你决定就是了，不必问我，我都会同意的。那孩子几岁了？”

“三岁，浓眉大眼的，还挺有灵气。”

“他叫什么名字？”

“叫尼玛。在汉语里，是太阳的意思。”

“尼玛，太阳，尼玛……”华君自言自语地，“如果用藏语喊孩子回家吃饭，应该怎么喊？你帮我翻译一下。”

看见妻子黯淡的神情，纳昌没有吱声。

“你教我喊一下呀！”

纳昌仍是默然。

华君轻轻地用藏语喊：“尼玛，回家吃饭了——尼玛，回家吃饭了——”

低吟中，华君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纳昌理解地注视着妻子，难过地摇摇头。

华君浅浅地一笑：“我学不像，你帮我喊一喊。”

“喊谁，喊尼玛？”纳昌问。

“喊我们的孩子……”

“喊我们的孩子？”

“喊我们的孩子。”

纳昌再一次注视着妻子，良久，他突然用四川话喊起来：

“五妹儿——回家吃饭啰——”

“喊我们的孩子？”华君诧异地问。

“喊我们的孩子。”纳昌肯定地说，“喊吧，华君，你也喊……”

华君懂了丈夫的心意，她扑向丈夫，紧紧地拥抱丈夫，泪水夺眶而下。她轻轻地一声声地呼喊：

“五妹儿，回家吃饭啰——五妹儿，回家吃饭啰——”

长江边的小县城。

破旧的铁匠家，变得更加破旧了。

屋前，铁匠妻子带着明显的身孕，站在屋前高喊：

“五妹儿，回家啰——五妹儿，回家啰——”

五妹儿跌跌绊绊地从远处跑来，仍然是满身肮脏、满脸灵气。

“妈妈，吃饭饭啦？”五妹儿问，大眼睛乱转，寻找着小板凳、小碗。

铁匠妻紧紧地搂着五妹儿，轻轻地教导女儿：

“五妹儿，等会儿见到客人，要乖一点，要喊叔叔、阿姨。呵，不！你别喊，你谁都不喊，你躲在姐姐背后……”

五妹儿奇怪地望着妈妈，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妈妈的脸，琢磨着。

纳昌夫妇坐在铁匠家的条凳上，对面是一个重庆来的中年女人。铁匠坐在小凳上，抱着一只水烟袋闷闷地抽，在他身后，五个女孩儿紧紧地贴着墙壁站着。小孩子们很紧张，死劲抓住姐姐们的衣衫，往身后钻。

铁匠妻领五妹儿进了屋。中年女人立即站起来介绍：

“这是老五，又聪明，又漂亮。”

铁匠突然硬邦邦地摔过一句话：“六个女娃子都齐了，你们随便挑吧！”

五妹儿一看满屋的人，一愣，但仍然站在房子当中，打量着客人，然后甜甜地对华君一笑。

华君立即走过来，蹲在五妹儿面前：

“你几岁啰？”

五妹儿大方地回答：“三岁半。”

“你叫什么名字？”华君又问。

“我叫五妹儿。”

华君一愣，随即向丈夫望去。纳昌给妻子一个会意的笑。

满屋人的视线都转向纳昌，铁匠妻更是紧张地注视着纳昌的表情。

纳昌喜形于色，走到铁匠身边：

“看得出来你的家庭很困难，我想给你一些帮助。”

“我们不是卖娃儿！”铁匠低着头，看也不看纳昌。

华君十分真诚地说：“你应该接受我们的帮助。你看，五妹儿的姐姐妹妹们需要钱买衣服、上学……”

铁匠妻明白了华君夫妇的决定，她神情慌乱地看看五妹儿，又看看衣衫破烂的女儿们，突然一把搂过五妹儿：

“我不给五妹儿，我不给五妹儿，我一个娃儿也不给……”

看着铁匠妻歇斯底里的哭泣，华君夫妇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此时五妹儿以她那极富底气的哭声，惊天动地的哭喊起来！

一辆老式的福特轿车在重庆坡度极大的街道驶过。车外，依山而建的房屋层层叠叠。

华君夫妇坐在后座，五妹儿夹在当中，怀里抱着一个硕大的洋娃娃。

华君用藏语对丈夫说：“听到她妈妈哭喊的那声‘我的苦命的五妹儿’，我差点儿没有勇气抱走她了。当时，我突然产生一个疑问，我们接走五妹儿，对她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吉祥还是灾难？”

“当然是福、是吉祥。她将在奴婢们的精心照料下长大，将在拉萨的贵族学校读书，将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最幸运的是，她将是西藏最大一个家族的继承人！所以，我给她的命运配了一个好名字：扎西梅朵！”

“扎西梅朵？”

“对，扎西梅朵——吉祥的花。”

纳昌将五妹儿抱到膝上，信心十足地说：

“我们的扎西梅朵将是整个拉萨城最受宠爱、最受羡慕的贵族小姐！女儿，记住，你叫扎西梅朵，你是西藏最大一个家族的千金小姐……”

五妹儿睁大眼睛，不断地打量两个大人，听他们说着自己完全不懂的话，她紧张了，突然哭泣起来：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华君赶紧抱过五妹儿，轻轻地对她说：

“我就是你的妈妈呀。那天我去给你买糖，才把你放在他们家的。”

五妹儿不再哭了，她皱着眉头，深深地注视着、注视着，仿佛要在华君漂亮的面孔上寻找什么……她找到了：爱！

爱，是孩子们最熟悉的决不会搞错的表情。于是，五妹儿对华君灿烂地一笑，使劲地偎依在新妈妈的怀里。

华君欣喜若狂地说：“她笑了！你说得对，她有一个吉祥的命运！女儿，再笑笑，扎西梅朵，再笑笑！”

五妹儿银铃般的笑声和她的哭声一样有力，也是惊天动地的……

五妹儿的笑声在长江边上升起、升起，一直飘到雅鲁藏布江，飘到西藏最大的贵族庄园——纳昌庄园……